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一一三回 久安里舊雨續新歡 春申浦高朋宴良夜

上回書中說起章秋谷在家養病，養了□多天，覺得精神好些。坐在公館裡頭，又覺得氣悶起來。想著陸麗娟那裡差不多有兩個月不去了，便出了門，逕到久安里陸麗娟家來。陸麗娟本來和秋谷很要好的，見秋谷多時不去，叫娘姨到秋谷公館裡頭請了幾次，秋谷只說有病不能出門。如今見秋谷來了，□分歡喜。一個大姐正在客堂裡和相幫說話，見秋谷走進門來，連忙迎上來挽著秋谷的手道：「二少多時勿來哉。今朝啥格好風，吹到仔倪搭來介？」一面說著，拉著秋谷走上扶梯，口中叫道：「先生，二少來哉。」陸麗娟聽了連忙走出來，接著秋谷笑道：「恭喜恭喜，耐格毛病好哉！倪一逕來浪牽記煞。」說罷，同著秋谷進房坐下。陸麗娟見秋谷的面貌比以前消瘦了好些，便道：「耐面浪瘦仔幾幾化化哉，啥自家勿保重點呀！」秋谷笑道：「這個生病是沒有躲閃的事情，叫我何從保重起呢？」陸麗娟瞅了秋谷一眼道：「只要少趕點正經好哉！」秋谷聽了，也不開口。

陸麗娟見秋谷坐在炕上，自己便也挨著秋谷身旁坐下道：「耐勒浪生病格辰光，倪心浪一逕勒浪搭耐發極，叫金寶搭仔阿金妹去看看耐末，總歸說得勿清勿爽。倪想自家到耐公館裡向來末，怕唔篤姨太太心浪勿舒齊。真真牽掛得來！難故歌阿好哉介？」秋谷聽了微微一笑道：「算了罷，不用濯米湯了。你們當信人的，做的客人也多得很；要是客人病了，你就要急到這個樣兒，你一個人那裡來得及？」陸麗娟聽了嗔道：「唔篤大家聽聽看，說出格號閒話來，阿要討氣！倪好好裡搭耐講閒話，耐咦是格付架形，真真良心才嘸撥格！耐勿要勒浪勿相信，倪撥點末事耐看看。」

說著便走過去，在妝台抽屜裡頭拿出幾張紙來，放在章秋谷手中。

章秋谷不知道是什麼東西，接過來看時，只見幾張紙上都批得花花綠綠的，原來是問病的課單。什麼三馬路吳鑒光、城隍廟知機子，批的病情都是□分危險，說了許多囉囉唆唆的話兒；什麼衝犯家宅六神，故而致病；頭昏心痛，寢食不安；又是什麼幸有青龍星化解，轉危為安，一派都是這些夢話。秋谷看了□分好笑，心上卻也有些感動。又被陸麗娟撇了嘴咕嚕了一陣，只得安慰了他一番方才罷了。

當下秋谷便在陸麗娟家擺了一台酒，請的客人無非是辛修甫、陶伯槐、王小屏、陳海秋等五六個人。大家因為秋谷多時不見，這一席酒吃得□分歡暢。陳海秋叫的范彩霞，到了席上見秋谷雖然瘦了好些，卻還是那般的神采飛揚，丰姿秀髮，一顧一盼，卓犖不群，更覺得格外傾心，□分屬意。也不知遞了許多暗號，飛了多少眼風。秋谷卻不過情面，只好將就應酬。陳海秋坐在席上，連影兒都不知道。范彩霞直到走的時候，還和秋谷咬了一個耳朵，方才走了。

這一夜章秋谷自然住在陸麗娟院中，不回去了。碧天如水，珍簾新鋪。沉沉錦帳之雲，閃閃銀璫之燄。檀奴久別，夭嬌非常；鳳女多情，輕盈如許。這些閒事，都不必去管他。

只說章秋谷住在陸麗娟院中，一宵已過，起來的時候已經□一點鐘。秋谷正在梳洗，忽聽得樓下相幫高叫：「客人上來。」秋谷聽了，心中甚是詫異，暗想怎麼這個時候就有打茶圍的客人？正想著，只聽得那來的客人已經一步一步的走上樓來，口中問道：「有個姓章的章二少爺在這裡不在？」秋谷在裡面聽得清楚，知道是貢春樹的聲音，不覺心中大喜，連忙搶步出房，叫道：「春樹從那裡來？我在這裡！」

貢春樹見了秋谷，也連忙走過來執手問訊。兩個人知己相逢，心上自然高興。

秋谷同著春樹進房坐下。陸麗娟剛剛起來，見了貢春樹丰神濯濯，儀表亭亭，不由心上吃了一驚。秋谷對他說道：「這位便是我平日和你講過的貢春樹貢大少。」

陸麗娟聽了，知道是秋谷的要好朋友，便也殷懇勸勤的應酬一番，卻偷轉眼睛，細細的把章秋谷和貢春樹打量一回，覺得兩個人立在一起，還是章秋谷的氣概勝些。

這裡秋谷和春樹談了一回，便問貢春樹到上海來有什麼事情。春樹道：「一則和你多時不見，特地來看你一趟；二則順道看看小寶。卻沒有什麼別的事情。」秋谷又問春樹，怎麼會找到這個地方來。春樹道：「我先到你公館裡頭，你們姨太太叫個大姐下來和我說的。」春樹一面說著，一面細細的打量陸麗娟，看了一會，向著秋谷笑道：「你這位貴相好著實不差。你幾時認得我的，我怎麼不知道這麼一個人？」秋谷道：「還是去年娶了文仙之後做起的。你看長得怎麼樣？」春樹道：「真是天仙化人。也不知你幾生修到的福分！」陸麗娟聽得春樹贊他，心上自然歡喜，微微一笑，也不開口。春樹又道：「我看起來，和文仙也差不多。」秋谷道：「這兩個人裡頭卻有一個分別：一邊是一味的豐采清華，一邊是一派的風神流麗。」

兩下比較起來，似乎還是文仙勝些。」春樹聽了，點一點頭。

陸麗娟在旁聽得秋谷這般說法，心上有些不快活，便道：「倪是勿好格，陸裡比得上唔篤姨太太！」秋谷聽了，一時說不出什麼來，只得笑道：「你不用聽錯我的話兒，我說的是你們兩個人各有各的好處。你話都沒有聽得明白，就要潑起醋瓶來。你這個吃醋似乎覺得過分些。」說得春樹一笑。陸麗娟不好意思，便趕過來和秋谷不依，口中說道：「耐格人直頭嘸撥仔淘成哉！啥格吃醋勿吃醋，瞎說一泡！」

只要唔篤姨太太勿吃別人格醋好哉！」秋谷笑道：「你只要心上不吃醋，我講我的話兒，用不著你這般著急。一定這句話兒說著你的心病，所以要急到這般模樣。」

陸麗娟聽了，趁勢往秋谷懷中一坐，想要伸手去擰他的腿；見貢春樹對著他微微的笑，麗娟面上一紅，連忙縮住了手；把秋谷打了兩下，便立起來自去梳洗。

貢春樹坐了一刻，忽然對秋谷道：「我正有一句話兒要問你一個明白。」秋谷便問：「什麼話？」春樹道：「去年你在蘇州的時候，和我說什麼打匯票不打匯票，我不懂是什麼意思；正要問你時，被你一陣議論打斷了話頭，你也始終沒確講出來。」

究竟是什麼一句的話呢？」陸麗娟聽了，在那裡掩著嘴「格格」的笑。秋谷也笑道：「你這樣一個聰明的人又是個老上海，怎麼竟不懂這句話兒？這原是蘇州人的一句俗語，男女對壘交鋒，男人打了敗仗，就叫做打匯票。你久在蘇州，難道這句話兒都沒有聽人說過麼？」春樹聽了心上方才明白，不覺也笑起來。笑了一回又問道：「我究竟不懂這句話是什麼的一個意思，打敗仗就直捷痛快的說打敗仗就是了，為什麼要叫做打匯票，這又是個什麼道理呢？」秋谷道：「那些錢莊裡頭，每逢要用錢的時候，一時沒有現銀，便打一張匯票出去，叫他明天來拿。好像男女交鋒，男人打了敗仗，說句好聽話兒，說明天再來，就是這個意思。」春樹想了一想道：「這句話兒也沒有什麼意思。」秋谷道：「本來不過是句俗語，又不是什麼通人大儒的格言，何必去考究他的意思呢！」

春樹聽了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來道：「你住在常熟，可知道錢初秋的事情麼？」

秋谷道：「這件事兒，差不多通省都傳遍了，那一個不曉得？我去年不是和你講過的麼？」春樹道：「他近來在南京自盡，你可知道不知道？」秋谷驚道：「有這樣的事情麼？不要你聽了謠言罷！」春樹道：「那裡是謠言？我還帶著金星精給你的信在這裡。」說著，便在衣袋裡頭取出來遞給秋谷。秋谷連忙接過來拆開封皮，看了一遍，歎一口氣道：「這也總算個奇女子，可惜我們鬚眉男子都不能和他出來打個不平！講起來也實在有些慚愧。」

看官，你道這位錢小姐，如何的會在南京自盡？這個寫信給秋谷的金星精，又是一個什麼人？原來錢小姐自從辦過他哥哥的喪事以後，心中只恨著祁祖雲祁觀察一個人，平空叫陽湖縣尊出差提他到案，在大堂上出頭露面，羞憤非常，心上早存了一個必死的念頭，一心一意的想要報仇。知道本地的那些親友都怕祁家勢燄熏天，不敢惹他，便自己帶了一個錢家的老家人，到湖北去尋族

弟錢子瑤。見了面哭訴一番，要叫錢子瑤和他告狀。錢子瑤本來是個膽小怕事的人，如今聽得平空的要叫他去和別人作對，心上已經害怕；更兼祁祖雲是個觀察公，又把祁侍郎牽在裡面，嚇得把頸項一縮，舌頭一伸，那裡敢答應？錢小姐沒奈何，只得自己做了一張冤單，要想到南京總督衙門去告。錢子瑤再三央求他，叫他不要惹事；又派了兩個老媽，不由分說竟把錢小姐送到長江船上，要他回去。錢小姐心上本來想要到南京去告狀，便上了船，直到南京，在城裡一家客棧裡頭住下。正要自己坐著轎子到制台衙門去擊鼓，忽然回心一想，如今的打官司有句俗話，叫做「八字公門蕩蕩開，有理無錢莫進來」。在地方官衙門裡頭尚且如此，何況制台衙門！自己身邊又沒有錢，這個官司那裡打得贏？更兼世上的人情自然是官官相護，那一個來肯幫著我一個民婦和我出力？與其拋頭露面、忍氣吞聲的受了許多委屈，依然還是扳他不倒，又何必多此一舉呢！這一來有分教：

花殘月缺，三年嫠婦之哀；烈魄貞魂，一夜西風之恨！

不知以後如何，請待後文交代。